

王乾荣●著

玫瑰色的新梦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玫瑰色的新梦/王乾荣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1997. 8
ISBN 7-80142-010-1

I. 玫… II. 王…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7227 号

玫瑰色的新梦

王乾荣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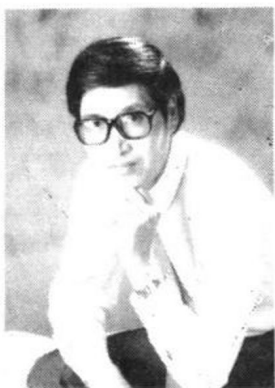
仰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14 印张 308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142-010-1/I·007

定价: 14.50 元



王乾荣，法制日报记者，著有杂文随笔集《法律不是无情物》、《奇怪的“流行预测病”》、《含泪的笑话》，本书是他的第四本集子。

序

焦 加

作为编辑，与同为编辑的乾荣先生交往有年，对他的为人、文均有所了解。在我看来，他的勤奋敏捷与我的疏懒迟钝恰好形成对比，他的学识、成就和文名自然也就远非我所能及。因此，初闻他的新杂文随笔集让我写序，颇令我惊惑不解。请人作序如今被视为一种包装自己的机会，时人往往一门心思攀附名家，并且名气不厌其大，似乎作序的人名气越大越显得自己档次不俗。而乾荣却想到了我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文名的人，理由是我了解他。他说：“写序要什么资格，我不懂。”这正是乾荣的一个风格。乾荣先生为《求实篇》撰文有十多年了，他的《有“女”嫁求实》说明我们犯的是一个“病”，有朋友戏称为求实“病”。

乾荣的正业是新闻编辑，写杂文是副业中的正业，其杂文又以社会批评为主，较多关注思想文化领域。每年百余篇社会批评性杂文发表在多家报刊上，称乾荣为批评家，只会比时下称家的标准多了些实实在在的分量，然而乾荣却找不到某些批评家的那种感觉。他不会创造这个“前”主义那个“后”主义，也不会为“文学大师”排什么座次，更不会在一长串“中年评论家”名单中列进自己的名字且冠以“著名”，

他没有这种“特别好的感觉”。他不以批评家自居，倒是对某些批评家的批评颇多微辞。比如，有批评说一个作品“满是流氓腔”，说一种批评是“一次南京大屠杀”，说一个人和他的文“竟公然蠢动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将论敌称为“搅屎棍”，说对方长的是“花花肠子”……乾荣认为这些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以污言秽语和政治帽子骂人吓人。

乾荣既不想往批评家的阵营里挤，也就不必恪守评论圈里的尊卑之序。小人物指出了大人物的错讹，被人讥之为“想靠批评名人出名”。对此乾荣却不服，他不以人物大小论批评的是非，而是看批评是否在理。他为受讥讽的小人物鸣不平说：单为出名，从二百多米高的京广大厦跳下来，效果比写一篇批评名人的小文章大得多。有一种嘲笑批评者“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论调，有朋友写文章为避“酸葡萄”之嫌，声明自己也是教授。对此乾荣却不以为然，他说：如果批评教授者必须是教授，才不会被讥为“酸葡萄”，那就没有多少人可以说教授一个“不”字了。他不认为批评要什么资格，正如他不认为写序要什么资格。所以他的批评也就不论对象是什么人物。

乾荣不信权威不信名气，总之是“不信邪”，即不信时俗之所谓价值和“真理”。这些年演艺界文化圈盛行“包装”之风，你方唱罢我登场，廉价头衔满天飞，热闹非凡。其间不乏无聊文人推波助澜，混淆视听，比如随意赐封“帝”、“后”、“天王”的廉价称号，还有什么“最漂亮的演员”、“甜妞儿”、“大姐大”等俗不可耐的东西。而乾荣的一枝笔却专揭人家苦心涂抹粉饰的那一层包装或曰伪装，往往是一语道破，不留情面。他的《时髦魔鬼辞典》对“艺术家”的解释

是：“一种令人怀疑其能力之廉价头衔。费毕生精力不可得，或无需吹灰之力亦能不期而至之荣誉，泛滥成灾，可谱写热闹非凡但呕哑嘲哳之名人交响曲。”对于某些以名人自居却连常识也两眼一抹黑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乾荣直言不讳：“你貌美但不压众，口齿尚清但不时打磕巴，认字不少但经常念错音，串台词是别人写好的，如何动作有导演提示……”对于他们走穴索要出场费，乾荣说，“你以为你是凭‘本事’挣的钱，像一个成功的商人”。对于那些从未听说过有什么大作的“作家”，他写道，“细看名片和随之一并寄来的文章，往往也就‘某市作家协会会员’这半句话还通顺”……

也许有人会以为乾荣先生未免刻薄。如果说乾荣有刻薄的一面，那么他的刻薄从来不会指向真善美的东西，而对于假恶丑的东西刻薄一点有什么不好？况且，这不该叫作刻薄，而应该称为辛辣，杂文本来就是一种讽刺艺术。喜剧的讽刺是把人生没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杂文的讽刺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是更加直截。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杂文是把人生和社会中那些虚假、扭曲、有害的东西戳穿给人看。乾荣的许多文章讽刺的都是虚假、伪善、丑恶的东西。比如所谓“艺术”：以荡妇淫娃、流氓痞子、混世者、侃爷为主角，玩弄文学、奸污艺术的“文学”和“艺术”；一个人坐在凳子上洗脚丫子的“行为艺术”；好多吹足了气的乳胶计生用具悬于天花板的“超现代艺术造型”……所谓“文化”：“曹雪芹有几根白头发”要“考证”数十万言；白开水一样的顺口溜穿着“青春诗篇”的华丽外衣在痴情娃娃中走俏；宣扬不要脸哲学的《厚黑学》又被捡起来冒充新的至理名言；巧言令色的废话大全成了畅销书……所谓“义演”：良心“作秀”，能

激起灾民义愤之表演……所谓“电视连续剧”：一帮“侃爷”
免费练舌头兼赚钱之正经游戏，“逗你玩”噱头之集萃或大全

……

乾荣的不信邪，还在于不附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热闹，而常常唱些反调。他不信工业文明的狂热崇拜者所预言“我国百姓将圆轿车梦”之类“玫瑰色的新梦”，提醒人们，现实容不得过分浪漫，未来不是痴梦。他不信种种试图让人们在一个早上变成“君子”的道德试验，也不信这类试验一旦失败就作出的公民素质不可救药的结论，指出社会总是发展的，人类总是向善的，但不要抱什么“乌托邦”式的幻想。他不信令新潮人士惊恐万状的“知识大爆炸”，指出印刷品的爆炸并不是知识爆炸，所谓知识爆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造的热闹，是某些知识分子的需要。他不信以天文数字去竞广告标王、大力促销白酒对厂家来说是什么“别无选择”；相比之下，还不如说节约粮食对全社会才是别无选择……

有朋友称杂文为“诗化哲学”，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杂文张目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未免过誉。乾荣却说，“文章小技也”。有人对杂文语言的文白夹杂提出批评，乾荣说自己“话是拿起来就说”。话虽这样说，乾荣从未因杂文是“小技”而不认真去作，他对语言文字尤其较真。本书中的多篇文章批评了“市井语言学家”所创造的市井语言，如大腕儿、大款、情儿、小蜜这类莫名其含义的新词。他曾撰文说，用“大腕儿”称那些还就得叫“大腕儿”最合适的人也就罢了，只希望受了这类语言污染或熏陶的咱们的后代可千万别如此称呼鲁迅、梅兰芳。他在《时髦魔鬼辞典》中对“大腕儿”的释义是：江湖黑话，指匪首或“掌盘人”。因此，当他用“文坛

大腕儿”称某些为那种一点正经没有公然高唱“何不游戏人生”的作品大声喝彩的批评家时，其实是表现了一种大不敬。至于用皇帝、皇后、公主、王子等散发着封建霉味的词汇来称呼如今的影视歌星和体育明星，以“皇家气魄”、“王者风范”相标榜，以贵族、伯爵、富豪为时髦，则不仅是语言垃圾，而且是一种历史观念和价值观的错乱，浑不晓今夕是何年了。他对文艺作品中的脏话、错别字心态、繁体字心态、望字形生义的不求甚解，以及“吃开口饭的”人念错字的问题，都有专文谈论。他也一字不苟地写作，其中一个显见的道理是，批评文章总要避免授人以柄，给人留下反唇相讥口实。

以上所述，仅仅是我对乾荣先生的杂文感触较深的一个侧面，并不能代表乾荣先生的风格。我在杂文上只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如果说看文赏文尚有些眼力，那么评文论文决非我所长，故对乾荣杂文的许多特色不能一一论及，所论之处也不得要领，这些还望读者诸君见谅。

1997. 03. 31

目 录

序	焦加 (1)
---------	--------

乱弹杂说

重提“青年必读书”	(3)
含泪的笑话	(5)
怎么是·应当是	(8)
贪欲：南柯一梦西	(11)
追求胜于拥有	(13)
“走遍大陆不纳税”	(15)
绵长的“冒傻气”现象	(18)
无言的广告	(22)
内容价更高	(25)
今夕是何年	(27)
男人要像男人，女人要像女人	(30)
三八节论女性再解放	(32)
京城准股民探微	(35)
“明媒正娶”	(38)
“萨克”走运了	(40)
时髦魔鬼辞典	(42)

关于挣钱的悖论	(44)
拟文坛游戏	(47)
精品·废品·烂品	(50)
只要必要就说“不”	(52)
假如意外发财	(55)
文明语言之于民警	(58)
离开玩具，关掉电视	(61)
时髦和变迁之妙	(63)
戏剧、游戏与人生	(65)
为自己正名	(67)
“笨死”	(70)
“要出名，老边穷”	(72)
论定大师	(74)
尴尬时髦	(77)
跨国嫁娶怪论	(80)
爆炸	(83)
世态人心录	(86)
玫瑰色的新梦	(89)
股市谈趣	(92)
看三国，悲貂蝉，说“美人”之为用	(95)
人家的痼疽	(98)
方言撑起的小品	(101)
说“闯京城”	(104)
自封“著名”	(107)
特别好的感觉	(109)
利用祖宗	(111)

推普·推方·推哆·····	(114)
“略用些小小机关”·····	(117)
况钟的笔与巴人的笔·····	(120)
有“女”嫁求实·····	(123)
吸着现代的空气，却偏要·····	(125)
辩论游戏的档次·····	(128)
批评三境界·····	(131)
学究包装·····	(134)
要玫瑰花，不要“红唇”·····	(138)
法律的情·····	(140)
真情与欺骗·····	(143)
拒绝的权利·····	(145)
知识与矫饰·····	(148)
“无冕之王”的赐封·····	(150)
争闲气·····	(153)
关于授受别墅的续文·····	(156)
赶趟儿、金子和钢·····	(159)
缓封汉子·····	(161)
皇帝后事·····	(164)
“花花公子”·····	(167)
“吃教”新悟·····	(170)
看重“软件”·····	(173)
文艺作品中的脏话·····	(175)
与小川论厚道·····	(177)
市场魔鬼辞典·····	(179)
错别字心态·····	(181)

甚嚣尘上的保健饮品	(184)
鲁迅是一个“靶子”	(187)
人生恨短也苦长	(189)
懒汉	(191)
“加花”	(193)
刘庸的学问和艺术家的学问	(196)
填表涉趣	(198)
亮相	(201)
说豆腐	(204)
玩的是无聊	(206)
第四十一席	(209)
一种反差	(212)
如何“飞白”	(214)
繁体字心态	(216)
“儿歌”	(218)
“风化”罚款	(220)
词典之外流行语	(223)
曹雷的风度	(226)
“伎”可信乎	(229)
失败的试验	(232)
说什么“终身”	(235)
主持人的“价”	(238)
“论较真”补论	(241)
鼓励喝酒	(244)
论骂人与文化	(247)
“两个旧桃子”的闲话	(250)

说“未婚”	(253)
拒绝庸俗	(255)
别致生死恋	(258)
真的“别无选择”?	(260)
“标新立异”	(262)
“酸葡萄”两面观	(265)
“酸葡萄”误区	(268)
论捍卫“甜葡萄”	(271)

闲言絮语

英雄颂歌	(277)
绿茵场上	(279)
为虎添翼	(283)
拾得世事半鳞爪	(286)
大度看流失	(289)
“何梁何利”联想	(293)
巧舌盘蜚语	(296)
小警察揭铁幕	(299)
“你有权保持沉默”	(302)
童话	(305)
死得安乐	(308)
和平万岁	(311)
语言环境的文明	(316)
“对号入座”与小说侵权	(319)
理发洗澡问题	(322)

只要摁一下.....	(325)
我们时代的故事.....	(328)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洋名”.....	(331)
现代人和“傻瓜”.....	(334)
咏叹地铁.....	(337)
时风刮过.....	(339)
想起拙匠梁思成.....	(342)
知识和道德的楷模.....	(345)
无聊生出的枝桠.....	(348)
烟雾缭绕.....	(351)
“真”的遐想.....	(361)
“希望大家都幸福”.....	(364)
拒绝美丽诱惑.....	(368)
灾难祭.....	(371)
渴望.....	(374)
旅游探本.....	(377)
这山望那山.....	(380)
特教辞典.....	(383)
“贵小贱大”的学问.....	(386)
义利·时代·人性.....	(389)
承诺.....	(392)
绿颂.....	(395)
过真正人的生活.....	(398)
浮出商潮.....	(400)
高智能角斗.....	(403)
文明絮语.....	(406)

审美的眼睛.....	(409)
精神融合.....	(412)
老百姓要法律干吗?	(415)
“群众路线”	(418)
消费经.....	(421)
感觉时代潮.....	(424)
于细微处见“意识”	(427)
惟有真诚.....	(430)
超市“贼”情.....	(432)
缪斯的空间.....	(435)
后记.....	(438)

乱弹杂说

